

现代西方 人学名著选评

吴 哲 杨君游 叶险明 王会军 著

1106382

现代西方 人学名著选评

吴 倘 杨君游 叶险明 王会军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前　　言

进入80年代以来，国外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被大量地译介到我国来，这些著作引起了青年的很大兴趣。在这些著作中，当代西方人学名著对于正在探索人生、渴望了解世界的青年来说更是具有吸引力，其中不少早已成为他们案头架上的藏书。

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人本主义哲学作为与科学主义哲学并行的两大流派之一占有很大比重。人本主义哲学流派在探索人性奥秘、讨论人生意义、揭示人类发展前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见解，其中不少对我们是颇具启发性的。例如，它对人的非理性因素在人性发展中的作用、人性的结构和特点、人性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价值的主体性特征等问题的研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和文化所具有的压抑人性发展性质的揭示等等都有助于我们在人学研究中转换视角，更深入地思考某些问题，同时其中也不乏可资借鉴的合理因素。但是，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由于其特定的阶级局限和内在的理论矛盾，这使得它又具有无法克服的谬误和偏见。因此，我们在阅读西方人学名著时若不加以认真地分析、鉴别，则是会有某种消极作用的。

我们作为几位从事哲学理论教学工作的中青年教师希望能对青年了解和学习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作些有益的工作。我们选择了几本有代表性的当代西方人学名著（其中也包括了严格地说并不

完全属于人本主义哲学流派的实用主义的人学名著) 加以评介, 在写作中我们努力做到力求客观地理出人学名著的主要思想观点, 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对这些观点进行简明扼要的分析和评论, 力求实事求是地指出其合理因素和可资借鉴的内容, 并揭示出其内在的理论矛盾和其中的错误观点。我们希望这样做能有助于青年掌握和了解这些人学名著的基本思想, 有助于青年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正确地分析、鉴别这些观点。

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有限, 因此尽管作了很大努力, 但缺点和错误仍在所难免, 我们热忱欢迎同行们和青年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本书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吴倬、杨君游、叶险明、王会军合作写成。吴倬负责本书写作的组织和统稿工作。在写作本书时我们先后得到了清华大学的王凤生同志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淮春教授的支持和鼓励, 他们还阅读了部分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我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我们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秦桂英等同志, 他们为本书的成书和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

作 者

1991年6月于清华大学

目 录

前言	(1)
明智而超然地漫步人生	
—— 叔本华《人生的智慧》述评	杨君游 (1)
尼采的人生哲学	
——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述评	叶险明 (29)
杜威的人生哲学	
—— 《哲学的改造》述评	叶险明 (83)
人格的三重变奏	
—— 评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	王会军、杨君游 (117)
自由真的使人恐惧吗?	
—— 评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惧》	吴 倘 (141)
自由、价值与人生	
—— 评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吴 倘 (175)
摆脱“封闭自我”的道路	
—— 评莫里斯《开放的自我》	吴 倘 (211)

马斯洛的哲学人性观

——《动机与人格》哲学评析……………吴 倘(249)

反对单向度生命世界的游戏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述评……………杨君游(291)

明智而超然地漫步人生

——叔本华《人生的智慧》^①述评

杨君游

一、叔本华的生平和他的生存意志主义

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意志主义的创始人。他出生在德国的但泽（即今波兰格坦斯克），父亲是个银行家，1805年因经商受挫，精神忧郁，自杀而死。母亲约荷娜是当时颇有名望的一个小说家，但性情孤僻的叔本华却与其母合不来，以致后来二人分开后，直到其母1838年去世的24年时间里，母子从未再见过一次面。叔本华的父亲曾对叔本华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大商人，1800年送他到汉堡一所培养未来商人的学校读书，可是“有心栽花花不发”，叔本华对经商不感兴趣，却对文科学习兴趣很大。1807年进一所文科中学学习。1809年到1811年在哥廷根大学学医，后改学哲学，研究柏拉图和康德的著作。1814年以《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的论文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在魏玛、德累斯顿研究印度哲学和佛学。1822年任柏林大学编外哲学

① 《人生的智慧》，工人出版社，1988年。以下凡引自本书的引文只注页码。

讲师。当时，德国各大学的讲坛大都被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派哲学家所把持，叔本华对他们极为敌视，想和他们一争高低，他把自己的课程和黑格尔的课程安排在同一时间，结果遭到惨败，听他课的寥寥无几，这使叔本华极为愤怒，称柏林是一个“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可以诅咒的土匪窝”。1831年，叔本华迁移到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闭门从事著述，又遭学术界冷遇，他的著作出版后往往无人问津。叔本华的哲学之所以受到冷落，是因为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尚向往革命，对理性和进步尚有信念，而叔本华的哲学则是敌视理性和进步的，这显然不合德国资产阶级的口味。叔本华也宣称他的著作不是为当代人写的，而是为后代人写的。他相信他的著作受人欢迎的时代很快会到来。

随着19世纪40年代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急剧变化，叔本华所预言的那个时代真的到来了。1848年革命的失败使德国资产阶级灰心失望，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以及工人运动的高涨又使他们感到惊恐。他们所具有的一点革命性也进一步丧失了。对理性的不信任、苟且偷安、逃避现实成了德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其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思想风尚。叔本华的哲学适应了这种情绪而受到欢迎。

叔本华的主要著作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9）、《论自然意志》（1836）、《伦理学的两个问题》（1841）、《人生的智慧》（1851）等。

叔本华的哲学，是一种生存意志主义。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作为表象而存在的，而作为其基础的，不是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更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或“绝对精神”，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盲目的、永动不息的、永不疲惫的欲望冲动。这种欲望冲动，是一种求生存的欲望冲动，叔本华将之叫做“生存意志”。叔本华解释说，生存意志的基本要求是获得食物以求生存，发展自身以求美好生活，占有异性以求繁衍后

代的意志。简言之，生存意志就是求得生存、温饱和性本能满足的意志。

叔本华认为，生存意志不仅是人的本质，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基础，宇宙间的一切都是生存意志的外部表现及客观化，有什么样的意志，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人体器官。如人要活下去就必须能吃，吃的生存欲望就产生嘴，咬的生存欲望就产生牙，消化的生存欲望就产生肠胃，抓东西的生存欲望就产生手，走路的生存欲望就产生脚等等。总之，人的身体的一切组织和器官都是生存意志的外化和创造物。他说：“身体无非是意志的客观化”，“无非就是我的那个变得可以看得见的意志本身。”又说：“牙齿、喉咙和肠胃是客观化的饥饿，生殖器是客观化的性欲，抓东西的手，跑得快的脚则是适应着意志的一些比较间接的欲望，这些欲望也是显示意志的。”①

叔本华认为，不仅人的躯体及其活动是生存意志的表现和创造物，而且动植物甚至无机物也是生存意志的表现和创造物。如有些动物要捕食就必须有锐牙和利爪，锐牙利爪就是这些动物的生存意志的客观化。有些动物要抵抗其他动物的侵犯，就必须有尖角，尖角就是这些动物生存意志的外化。植物往上长出高大茂密的枝叶是为了争阳光、求生存，向下长出深深的根须，是为了争水分、争养料、求生存，这些都是它们生存意志的外化。无机物的化合与分解，磁针指向北极，石头落向地面，明月西沉，大江奔流等等，都是它们的生存意志的表现。总之，叔本华认为宇宙的一切都是生存意志的外化或表现。他说：“意志是世界的物自体，是世界的内在内容，是世界的本质；生命、可见的世界、现象只不过是意志的镜子。因此，生命不可分割地伴随着意志，有如影之随形：有意志，也就有生命，有世界。”②

①② 《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12页。

作为一种哲学，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对后来哲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反理性主义。叔本华认为，理性虽是意志客观化发展中的高级阶段，但理性不是目的，而是满足人的欲望的工具。他曾说，意志好比一个勇敢而刚强的瞎子，而理性不过是由它背着给它指路的明眼的跛子。这就是说，意志是动力的提供者，是真实的主人，而理性只有依赖于意志才能发挥其作用和效能。他还认为，理性只能认识表面世界，而不是认识世界的本质。运用理性思维者就象是被关在堡垒外面一样，虽绕着堡垒转来转去，观看到堡垒的外貌，但却始终找不到入口，无法深入到堡垒的内部。要理解作为生存意志的世界本质，只能依靠生存意志的内省或自我的反省，也就是说要依靠一种非理性的神秘的直觉，才能认识作为意志表现形式的理念。

从这种生存意志出发，本来应该得出意志主宰一切的行动主义，但叔本华却反常理而行，得出人生就是苦难的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人之所以活着，靠的是一种生存的欲望冲动，而这种欲望本身就是不满足或匮乏感，其结局必然是痛苦。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互相争夺、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就是因欲望而产生的。欲望一天得不到满足，人就要一天痛苦，但人是欲海难填的，旧的欲望满足后，马上就会产生出新的欲望和需求，从而造成新的痛苦。不过，人的欲望如果真的得到满足的话，那给人带来的并不是幸福和快乐，而是无聊和厌倦。总之，人生是泡影，是苦海，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的“钟摆”。

叔本华是意志主义哲学的始作俑者，就其思想来源看，叔本华显然是发展了康德、费希特哲学中的某些意志主义的因素，并继承和吸取了佛教哲学中的不少东西。对后世来说，叔本华所创立的意志主义，对后来人本主义思潮的各哲学流派，如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都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响。

二、《人生的智慧》一书的基本思想

《人生的智慧》一书，发表于1851年，是叔本华讲自己人生哲学的重要著作。作为一名著名的哲学家，叔本华却极为厌恶传统哲学的经院和烦琐气息；他生活在西方的生活环境中，却吸收印度哲学思想，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他看来，人间充满不幸。为了解脱人间痛苦，他从哲学的高度深入探讨了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在此基础上，这本著作以清新流畅的语言，逐一探讨了人性、人格以及有关地位、骄傲、荣誉和名声等纠缠人们心灵的问题，意在指出，一个有智慧的人，处于纷纷扰扰的人世应采取明智而超然的态度。下面结合本书的结构，评述一下其基本思想。本篇所依据的版本，是工人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人人丛书》本，下面为简便起见，凡引此书的引文只注页码。作者在引证中，对个别译文作了些修改。

（一）世界的痛苦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痛苦的世界，这是叔本华人生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在他看来，人世痛苦的根源，在于人受着意志的支配和奴役。“人由意志产生意欲，由意欲产生动机，由动机产生活动……人在意志的支配和奴役下，无时无刻不在忙忙碌碌地试图寻找些什么。但每一次寻找的结局，无不发现自己原是与空洞同在，最后终不能不承认这个世界的存在原是一大悲剧，而世界的内容却全是痛苦。”（第88页）

要说明世界的痛苦与悲惨，叔本华认为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在世界上你很少会听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比你快乐”，而是说“我比你要悲惨”。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每

个人的痛苦，穷人有穷人的痛苦，富人有富人的痛苦。穷人的痛苦是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为了使其得到满足就不得不整天奔波忙碌，为弄到几毛钱而备受苦楚。富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富有的结果造成对自己的一种惩罚，其灾难便是无所事事，不知做什么好。他们为了逃避无所事事，便到处乱窜，奔跑到这里，旅行到那里”（第99页）。他们或者在牌桌上消磨时光，或者伫立窗前，呆呆地让时间流逝而去。“或者会急如星火地奔赴郊外，好似他在那里的别墅着了火一样，但一旦到了郊外，他却又立即厌倦起来，不是匆匆入睡，好使自己在梦里忘怀一切，便是再忙着起程回到都市中”（第17页）。在他看来，这种庸庸碌碌的生活，在欲望的鞭策下，匆忙地遭受着痛苦与无聊，就是众生之相。叔本华写道：“生命本身可以说是剧烈地在痛苦与厌倦两端中摆动，贫穷和困乏带来痛苦；太得意时人又生厌。因而，当下层阶级无休止地与困乏也就是痛苦挣扎时，上流社会却和‘厌倦’打持久战”（第9页）。

叔本华认为，给人类带来悲惨命运的，还有战争与骚动。人们不仅要与贫乏和烦恼作永不休止的斗争，同时还要为战胜他人而作永无休止的斗争。因此，在叔本华看来，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黑暗的历史，是一部战乱史。人们所崇拜的帝王，不过是比一般人更加好勇斗狠，死了也要武器随身带罢了。由此，叔本华嘲笑人们的愚昧，本来伤残病痛，丧聰失明，都已经够人难受的了，现在人们自己还要互相残杀，这不是使原本悲惨的命运变得更为悲惨了吗？

叔本华还指出，人最为悲惨的还是同死亡的搏斗，因为这是一场注定要输的搏斗。人活一天，就是向死亡靠近一步。死亡的使者——时间——就像一个凶狠的监工，无时无刻都在用鞭子抽打着我们，不让我们有片刻的喘息。死亡虽已胜券在握，但却不立即要我们的命，而是像猫对待老鼠那样，在吃掉老鼠之前，先

要尽情地折磨戏弄它一番。

人的一生，在叔本华看来，是对人生之苦的认识过程。“人在年轻的时候，常遐想未来的人生，这就像儿童坐在戏院里，兴高采烈地等待拉开帷幕、戏剧上演一样。当我们不知道实际要发生的究竟是什么时，这时我们实在是幸福的。然而成人似可预见到，有时一些小孩子好像一些无知的囚犯一样，虽已被判了刑，却不知道判决的意义是什么”（第94页）。在人年纪大了，饱经风霜苦楚之后，才会真切地认识到人生的悲苦。“我们若再反省一下人生，人生也真是一毫无收获的插曲，徒然对非存在的平静平添困扰……我们活得越久越能清晰地看到整个人生无不是失望，甚至是一种骗局”（第95页）。

那么，既然人生是失望和骗局，人为什么还要活着呢？叔本华认为这是一种没有法子的事。“人既然存在他就不得不存在，既然活着，他就不得不活着，就是这样，人生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第94页）。叔本华说，如果人们能自己作选择的话，那么，“给我黄金亿万两，也誓不投胎”（第96页）。至此，叔本华已从人生的悲苦，进而整个地否定人生，否定人类生存的意义。他哀叹说：“如果我们尽可能地想象一下人生的整个不幸、痛苦与灾难，我们就会承认，地球如能像月球一样，只是太阳光照下的一结晶体，没有生命现象，那该多好啊！”（第94—95页）

既然人生是那样的痛苦，人的生存又是那样的没意义和不值得留恋，那么，干脆自杀行不行呢？叔本华认为也不行。因为照他的看法，“自杀不能解决意志的本体性问题，你之所以要自杀，正由于你强化了意志”（第98页）。因为自杀是最需要意志的，意志薄弱者是不能够自杀而死的。叔本华宣称，他之所以宣扬人生的苦难，目的是要找到一个可靠的指南针来指导人生，把人们从苦海里解救出来。为此，叔本华开出了他的处世之方：

- 1.修身养性、顺应自然、随遇而安。既然这个世界是个悲苦

的世界，而我们又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渡过自己的一生，那么，“最有用的方法莫过于把自己看作是置身于赎罪的世界里，把这个世界看作是要处罚人的殖民地。这样，我们对人生的期望自会依照事物的自然性质，随遇而安，不再认为人生的不幸、灾难与痛苦是一种不规则的事物，清楚地了解我们的存在是以各人的特殊境遇而受处罚……从这个观点出发，就能帮助我们来看大多数不完满的人生，他们的道德和理智上的缺陷，以及由此而生的我们原已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每一个人生来都是该受谴责的，他的人生也只是在赎罪”（第103页）。要认识到世界是苦难，人生是赎罪，就必须学习哲学，当然是叔本华的哲学，这样，有了明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就能处之泰然了，也就能够理解和宽容了。“人所处的世界，所处的地位，所得的结果既是一样，我们就应该有着慈悲心。悲己亦所谓悲人，悲人也就是悲己，由之容忍、忍耐、慈善、自制，就自然地应与各人同在”（第103—104页）。

2. 献身艺术，欲望升华，忘却悲苦。这也就是说要使意志转向，将欲望引向艺术的创作与欣赏，从中获得乐趣，沉醉于其中，忘却痛苦与烦恼。“透过艺术的创作与欣赏，我们将意志所生的欲望世界提高到忘我的精神境界中，这样我们可暂时忘却人世的不幸与痛苦”（第104页）。在叔本华看来，如果沉浸在艺术的欣赏中，那么，从监狱里看日出和从皇宫里看日出，完全是一样的。

3. 克制欲望，修习佛教，达于涅槃。叔本华认为，人们若是要从苦海中真正解脱出来，那就要泯灭一切欲望，即把自己的欲望高高挂起，避免它们实际地接触任何东西，力求在内心中对一切事物保持冷漠的态度。既然人生的一切痛苦都是由欲望引起的，那我们就禁绝一切欲望吧。禁欲的第一步，也是最艰难的第一步是放弃性欲。因为性欲是生存意志中最坚决的一种表现，性欲的满足等于延长个人有限的生存时间，等于把生命肯定到死亡以

后到无限期，结果又使新的生命犹如上紧了发条的“人生之钟”摆动起来，重又开始了痛苦和无聊的生命历程。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所受的苦太多了，太深了，我们干嘛还要把痛苦加给别人，加给后代呢？接下去，是向最高处迈进。那就是“修习佛教的禅定。从而使自己进入涅槃状态”，这才是人生的正确方向，最应该走的方向。

这样，叔本华就由对人生之苦的描述，进而转向对人世生活的否定，对人类生存意义的否定。在他看来，人活着，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思，但凡夫俗子们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在生存意志的支配下，为活下去而忍受煎熬、痛苦挣扎，实在大可不必。叔本华人生哲学的目标是要把人们引向无知无欲的涅槃状态。

（二）人性的邪恶

人性问题，是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一书中论述的一个主要问题。叔本华持人性恶的观点。为什么说人性是恶的呢？叔本华提出了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1. 残忍自私。叔本华认为，和其他的生物相比，人是最残酷无情的动物。他说：“人根本是野蛮的，是可怕的野兽，只要我们看看我们所谓的文明如何驯服和约束他，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因此，我们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地方，只要法律的锁链和秩序松弛下来而代之以无政府状态，他就会露出本来面目。……人的无情残酷方面，毫不下于老鼠和土狼”（第121页）。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叔本华举了一些例子，如英国教士对待黑人的残酷；葡萄牙人对待他们奴隶的残忍；以及英国不少丈夫与妻子为了领取死亡保险而互相残杀，甚至残杀子女以领取埋葬金。引用这些例子，叔本华是要向人们表明，残忍和自私，“这是人类内在固有的天性。每个人身上所具有的，首先是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以最大的自由突破公理和正义的约

束，像日常生活小规模表示的以及历史上各时期大规模表示的一样。对欧洲势力均衡的公认需要以及保存这种均衡的急切情形，不是证明了人是残忍的野兽吗？不是证明人一看见较弱者接近自己便立即扑上去吗？同样情形不是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上吗？”（第123页）

人的残忍自私的突出表现，是人对别人或别的动物所取的幸灾乐祸的态度。人都乐于看到别人遭受苦难或想方设法使别人遭受更大的痛苦。叔本华指出：“人是唯一使别人遭受痛苦而不带其它目的的动物。人使别人痛苦，没有旁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别人痛苦。其它动物，除了满足自己饥饿或在悍斗中的要求以外，决不会如此。如果说，老虎杀死的比吃掉的多，我们可以说，老虎杀死它的牺牲者，只是为了吃它……没有一个动物，只为折磨而折磨另一动物，但人却如此，这种情形，构成人性中的残忍特质，这种残忍特质比纯粹兽性更坏”（第124—125页）。叔本华举例说，如果两条小狗在一起玩耍，它们会非常愉快和可爱，可如果有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加入它们，小孩一定会用鞭子或棍子打它们。因此，残忍自私是根植于人类天性的，是人生而有之的。为什么所有的动物都害怕看到人类甚至看到人类的足迹呢？叔本华认为，这并非动物的本能欺骗了它们，而实在是人类太残忍了，人恨不得把所有的动物都打尽杀绝。

那么，人为什么会如此的残忍自私呢，或者说，人性之恶到底是什么所支配的呢？叔本华又搬出了他的生存意志，认为所有的这些，都是受非理性的生存意志所支配的。他认为，在每个人的心胸中，都有一些憎恨、愤怒、嫉妒、怨毒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欲望团，它像毒蛇猛兽一样，到处寻求发泄。“事实上每个人的内心都藏有一头野兽，只等待机会去咆哮狂怒，想把痛苦加在别人身上，或者说，如果别人对他有所妨碍的话，还要杀害别人。一切战争和战斗欲望，都是由此而来。……可以称此为

人性的根本邪恶。不过我认为，人生是不断痛苦的煎熬，想在别人身上产生痛苦以减轻自己痛苦的，就是生活意志。但是，在这种方式之下，一个人便渐渐在自己身上显出真正的残忍和恶毒”（第126页）。

2. 贪婪。在叔本华看来，贪婪是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本性，是生存意志的突出表现。世人都是贪婪的，都有自己的贪欲。人们贪求金钱，贪求美色，贪求权势，以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获得感官上的快乐和享受。叔本华认为，贪婪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能够给人们带来富裕，因为贪婪也是动力，它鞭策着人们去奋斗、去痛苦挣扎，以满足其欲望。另一方面，贪婪又是一切恶的根源。因为肉体感官的享受会引诱人们屈服于当下的印象，行动不计后果。而感官的快乐是转瞬即失的，对金钱财物的追求和占有，最终也不过是一场空梦，只不过给平静的生活徒增一些烦恼，引起一些痛苦罢了。整个世界都是一个苦海，一场梦幻，而每个人的贪婪最终又能获得什么呢？即使那些贪心的帝王，整天拼命地掠财，征战杀伐，可在他们死后，人们在其坟墓里发现他们与常人不同之处，不过是死后身旁还放着两把生锈的宝剑而已。人生如此，贪婪何为？

3. 虚伪。叔本华认为，虚伪也是人的本性之一。在这个世界，坦诚是极为少见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伪装，都示人以虚假的面孔。在一切道德的后面，隐藏着的是不义和邪恶。人的虚伪，使得人禽兽不如。在一个狗脸上，你还可以看到忠诚，但你在人身上，只能见到其假装、虚伪和恶毒。“我们文明世界除了一大伪装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呢？在文明世界里，你可以遇到武士、僧侣、士兵、学问家、律师、传教士、哲学家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物，但他们实际上并非像他们所伪装成的那个样子，而是戴着假面具的。通常，在这些假面具之后，都是些赚钱的人，我想，有人戴上法律的面具，只是便于自己可以给另一个一顿痛殴；另